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溪集卷一
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舉人臣章玉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武溪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武溪集二十卷宋余靖撰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聖二年進士累除右正言知制誥出知古州經略廣西南路安撫使預平儂智高遷工部侍郎英宗時官至工部尚書諡曰襄事蹟具宋史本傳靖初為臺諫以

申救范仲淹外貶蔡襄因作四賢一不肖詩

頗涉標榜

語詳蔡忠惠集條下

然實襄隨衆囂譁非靖

之本志迹其生平樹立要不失為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討平儂智高靖磨崖作記以旌武功當時咸重其文嘗奉命使遼作契丹官儀一篇頗可與史傳參證他如論史序潮諸作亦多斐然可觀以方駕歐梅固為不足要于北宋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隊也

是集乃其子屯田員外郎仲荀所編有屯田
郎中周源序凡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
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
五表狀啟七十五祭文六卷目與歐陽修所
撰墓誌相合其奏議五卷別為一編今已散
佚故集中闕此體焉歷元及明幾希湮沒成
化中邱濬抄自內閣始傳于世今所行本為
嘉靖甲午都御史唐胄所重刊云乾隆四十

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序

夫性之相近其得也深文之參尚其體不一甘辛互嗜
華質異好其所由來尚矣尚書余公之才長於應變文
亦如之不名一體初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
公以詞章鼓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應拔萃科公又
為冠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棄華取質
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埒名價當時公卿士大夫

碑碣銘誌亭館記引道釋觀寺撰述不得公文為不孝
不可四方礮谷鑱辭聲相聞晚節芸殖不落積原涵深
益工遂完公倜儻負氣節以功業為已任以文章怙職
麗正落落不常范文正以直言貶逐遠郡公以章球解
忤權貴奪職監筠州商稅仁宗慶歷中攬治斷英復置
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並命益奮不顧爭抨權倖溢
於文辭知制誥使北戎者三究機會辦方言賦詩虜庭
推少文者作丞相忌公坐習蕃語出知吉州不滿意奪

官屏居曲江凡六年遊山水益自肆於文學起知虔州
宅父憂蠻獠儂智高閉形穴中積年蓄銳兵一日乘虛
擣十餘州公以農兵扞鄉里州將以公方略聞於朝起
公於家知潭州未幾經略嶺西制賊盜公以輕兵蹕番
禺城下料賊勢獨上言賊無他志止欲復舊穴爾寬朝
廷南顧憂遂與狄宣徽青孫密諫汚以兵邀歸路賊兵
精甚逆戰歸仁鋪我軍出左右翼橫絕賊陣以鐵槌擊
之盡殪獨其首竄窟穴兵馳其地脅特磨酋豪誅智高

并擒母子以獻戮於藁街磨崖為文築京觀於邕作
記以旌武功志與氣兩雄故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武矣
復鎮潭帥青與廣聲張實副才大取忌官止八座不登
三事文不化成儒效不極賢人君子所以為之齋浴痛
惜矣嗣子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荀編公遺藁得古律詩
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
八判五十五表狀啓七十五祭文六凡二十卷泣而謂
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薦君於朝得君文及書必命別

藏中篋序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辭而為序云朝奉
郎尚書屯田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源撰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
韶郡二水夾城流自瀧來者曰武溪湏水自庾嶺下與
武溪合是為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
以武溪盖有意以匹張歟予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
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不行于世於張公文僅見
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盖

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始與曲江集並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恠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才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才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

蓋未有或先之者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
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掄魁者張公在開
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
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
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率皆秉忠貞礪名節求
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
往輕吾越產予故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
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解官還家携以過韶

韶郡太守蘇君韡同知方君新通判涂君暉請留此刻
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
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
士解嘲云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翰林院侍講
學士瓊臺邱濬序

欽定四庫全書

武夷集卷一

宋 余靖 撰

律詩 五言

送曲江知縣趙節推

命將久征蠻騷然數載間

柳韶共屯兵夫七千餘人

一言巢穴破千

里鼓旗開刀盾無私蓄

孫人兵器盡輸官庫

耕桑有復還

避寇之民並即

業歸居民此休息遺惠重邱山

寄題廣州田諫議願堂

退食公堂暇應無俗慮侵簾開雙燕外吏散百花陰海
域逍遙境榮途淡泊心政成先養正惠愛及民深

送僧惠勤歸鄉

舊國起歸興三江一棹輕夜吟逢月白曉渡趁潮平楚
岸雲藏寺吳宮水繞城美師塵外去何日濯吾纓

題劉太博棲心亭

宏構小侯第避權長掩關地分金穴貴人共白雲閑野
色春牆外池香暮雨間燕申忘萬慮吏隱敵箕山

送薛秀才歸鄉

半歲接高論一朝歸故關道存慙設醴

主禮不腆深愧前哲

別易

忍登山進即龜龍瑞退當江海閑無為牽俗趣碌碌利名間

雙松

在故縣

自古詠連理多為陽艷吟誰知抱高節生處亦同心風至應交響禽棲得並陰歲寒當共守霜雪莫相侵

新息道中遇雪

寒深雪壓春去去祗傷神巢穴有歸鳥路歧無住人遠
光天共白夜色月相親獨酌不成醉自嫌名利身

次韻酬孫明復見寄

門外車塵絕罇前俗慮無輕身脫羈絆曳尾得泥塗出
處天真在炎涼物性殊寄言欽雅意相望隔江湖

送海琳遊南海

觸目盡塵累如師真不羣圓明水中月去住嶺頭雲意
為乘風快名應過海聞脩然此高迹世網慢紛紛

荔香亭

虛亭何所賞為愛巢中奇氣稟南方秀生當火王時渡
淮嫌橘變經庾笑梅衰不共花爭艷殘鴛莫傍枝

送容州杜秘丞

官滿一舟歸高懷俗背馳家藏唯翰墨民政在聲詩

秀士

陳生為詩
言政甚詳

氣勁秋霜並吟多夜月知知賢無路薦何以

報明時

謝連州沈殿丞惠石

遺我巖巖石拜嘉賢使君何當天共補應免玉階焚想
自乘槎得知從飲羽分試將簷畔累尚帶故山雲

寄題寶峯山玩雲亭

指月猶為幻玩雲應強名遙思一雨潤能使六塵清望
岫幽人興觀空達士情何當扣禪關高論俯軒楹

留題龍光禪刹呈周長老

尋幽逢勝地方外趣無垠雙澗流寒月千峯鎖暮雲路
盤塵境斷世係祖燈分却愧留題處猶須說見聞

送峽州推官

決科讎漢策佐郡得荆關地勝詩鋒銳兵銷檄筆閑路
岐高鳥外城郭白雲間婉畫應餘刃何人薦襦還

留題澄虛亭

湖光湛寒碧簾影拂莓苔魚戲應同樂鷗閑亦自來雨
餘輕靄合竹外雜花開久欲留詩去慙無綺靡才

靈樹喜長老屬疾見寄次韻酬之

鳴韶山下客多病似吾身每想彌天辯誰為問疾人泉

清偏照月松瘦不知春未遂尋高論相遙一水濱

和伯恭殿丞登武江門樓懷楊叔武太保

徙倚江邊檻旌旗望處遙交情深慕蘭風韻渴聞韶寄
遠緘靈藥迎歸艤畫橈伏波新蕩寇氣入嶺雲飄

同李秘校譚員外宿月華上方

上方逢夏夕月色徧千山但覺星河近偶同江海閑事
拋興廢外談極有無間却笑明朝俗紅塵隨馬還

同李秘校譚員外月華長老謁慈濟禪師會宿

寶林道場

祖堂留勝迹再宿此登臨雲月自明暗山川無古今
谷聲猿嘯遠泉脉虎跑深共到忘言處休論佛與心

送施屯田知太平州

天閣漢郎居新榮刻兔符趨曹蘭在握到境督先驅
地望遙分楚州封半入吳仙科存俊望歸路約蓬壺

送樂駕部

賦政古循良恩威著一方疲民戀冬日黠吏畏秋霜
直

道經推折公心愈激昂米鹽躬細務繩墨謹周防度嶺
囊裝簡攀轅父老忙採詩如有詔持此續甘棠

寄題田待制廣州西園

善政偏脩舉增完池館清地含春氣早月映暮潮生石

有羣星象

庭際羅立舊名九曜石

花多外國名

異花皆舶上所來嶺北無之

與

民同雉兔邀客醉蓬瀛翰墨資吟興雲泉適野情鎮應
持左螭快欲鱸長鯨積靄藏樓閣馴鷗識旆旌甘棠留
美蔭高倚越王城

訓和蘇夢得運使

選任逢明主休嗟尚散郎
遠均天雨露全撫越封疆
早振連城價嘗陪照乘光
官途更險易人事變炎涼
遽喜輜軒至同期遠俗康
交情重推致民意樂舒長
况有江山助無懷節物傷
罇前且歡醉一别久相望

塞上

漢使重頒朔邊臣舊乞盟
烽烟虛晝望刁斗絕宵驚
虎落雲空鑠龍堆月自明
祁連山更北新築受降城

送李廷評知福清縣

世閥茂儒紳
旣閩寵命新
縣圖遙盡海
鄉樹密藏春
供帳
鴛鴦將老登車
雉已馴行
聞趨召節舊
美政如神

子規

一叫一春殘
聲聲萬古冤
疎烟明月樹
微雨落花村
易墮
將乾淚能傷
欲斷魂
名韁慙自束
為爾憶家園

桂源早行

聞鷄已行邁
策馬更徘徊
月色依山盡
秋聲帶雨來自

堪悲玉璞誰復築金臺薄宦空羈東西齋長綠苔

桂源曉別秦珏河湜

迴館逢清論長亭憐別襟
亡羊南北路躍馬利名心
酒市搖風幟花村鎖霧林
行行俱得意結綬有知音

山館

野館蕭條晚憑軒對竹扉
樹藏秋色老禽帶夕陽歸
遠岫穿雲翠畬田得雨肥
淵明誰送酒殘菊遶牆飛

微涼

蛟綃蟬翅薄湘簾水紋流雨送三金伏風生一葉秋檀
藥疎影亂菡萏遠香浮飛蓋宜清夜天高掛玉鉤

晚至松門僧舍懷寄李太祝

日暮倦行役解鞍初息肩霧昏臨水寺風勁欲霜天蓼
浦初聞鴈人家半在船思君正怊悵黃葉更翩翩

湘中送人

離謳方揭耳別緒已淒然草蔚湘纍浦花殘蜀魄天疑
山晴拂漢啼竹冷澄煙後夜思君意空歌皓月篇

慧照大師

已向南宗悟尤於外學精士林傳字法僧國主詩盟初
地形容古彌天語論清因思支遁輩徒擅養鷹名

遊水南寺

雙刹聳浮雲層軒絕世塵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夜
梵龕燈暗朝香篆火新暫來猶永日堪羨白蓮人

暮春

草帶全鋪翠花房半墜紅農家榆莢雨江國鯉魚風堤

柳綿爭撲山櫻火共烘長安少年客不信有衰翁

宿山觀

孤枕秋宵永山寒夢不成殘燈背窓影急雨帶溪聲未
分山中老空思日下名區區如逆旅此際若為情

和伯恭殿丞遊西容山寺

休澣約過從寧論隘與恭溪光染醺渌山色秀芙蓉

最秀

者曰芙蓉峯乍霽千絲雨齊張萬蓋松岫孤如欲遁逕曲似

相逢共快雲霞志更尋麋鹿蹤擎披吳國紵杖拄蜀郊

筇奕布東西剝鱗差遠近峯禽喧五色聚鐘過六時椿
興廢雖留目榮枯莫蕩胃忽驚雷出地未省雪經冬陰
谷鳴歸鶴靈湫起應龍跳梁窺菓抗縹緲入花蜂磴滑
并蘿躡巖幽半蘚封竹間泉繚繞煙外草蒙茸民樂謳
謠洽春和氣象濃吟多資雅興望極動離悰有語嫌雙
鷺無虞羨大櫓

橫陰數畝
斤斧不加

歸來却回睇暮藹已重重

送岳師歸贛川

千里起歸思翛然物外身海山經處霧梅嶺到時春藥

更開新楮庭應長舊筠年衰重方術聊此送行人

謝伯恭篆屏蟾硯

古硯蟾蜍滴文屏薤葉書世間多倚伏休歎橐中虛

來詩

云橐中奇物為棊輸

享廟詩

慶歷四年進

裸獻遵彝典時思展聖謨猗那百世祀孝愛萬邦孚禮
盛郊丘配感因霜露濡承祧光德劭進冊報仁勗想見
光猷遠恢洪介福俱明靈欽至治純嘏被歡呼

裡郊詩

函夏恢文治裡燔講禮隆物兼明德薦天以至誠通制
度親祠盛威儀陟配崇戎容儼仙仗霽色照郊宮國典
書昭事神禧報屢豐端闡宣大號王澤浸無窮

仁宗皇帝挽詩二首

丕承三后績盛烈古難陪納諫書囊集談經殿閣開御
弧圓月滿宸翰舞鸞回冠劍雖歸葬英風萬祀恢

四十載居尊勤勞滌化源精裡敷舜孝至治布堯言武

尚包戈節刑寬解網恩遺弓初奉諱雨淚徧乾坤

古詩

遊韶石

世務常喧囂物外有真賞結友探勝槩放情諧素想
韶山南國鎮靈蹤傳自曩雙闕倚天秀一逕尋雲上
長江遠縈帶衆巒疑負襁千里眇平視萬形羅恠象
日影避崑崙鼇頭冠方丈青螺佛髻高群玉仙都敞
霞城晴煜燿桃溪春浩蕩仰攀霄漢近俯瞰神魂恍
澗深溜如織

巖虛動成響造化與真質妙畫胡能做賤子生海隅逢
辰辱朝獎靡成彞鼎勲甘從邱壑往驚禽戀故林困驥
畏羈鞅茲遊得幽深同懷樂清曠世言帝有虞朔南聲
教廣丹冥卜巡幸翠華臨蒼莽簫韶曾此奏鍾石無遺
像但覺薰風存脩然天籟爽姬公著治典歷代所遵仗
九野奠山川萬靈通肸蠁醫閭與吳獄半列戎夷壤四
時迎氣祠猶煩禮官掌况乃祝融區羣物資含養來儀
威鳳居樂育菁莪長膚寸起成霖崇高一方仰躋之佐

衡霍無慙公侯享

南齋新植牡丹初冬忽開數朶愛玩不已因而

感詠呈知郡中舍

嶠南足暄候秋葉不凋霜孤根自北來繡葉忽葩張嗟
爾本國艷秀色含天香淑氣入春萼園苑生輝光豪家
走鈿車珠翠妍新粧貴門陳廣宴金碧開華堂惟恐風
雨至不羞歌舞狂意態占韶景衆媚曷能妨今茲植荒
圃空齋圍短牆節物寒蟬後林木野梅傍胡為吐奇卉

特此昧溫涼祗知逢日暖豈測非春陽蜂蝶不爾採壞
欄啼夜螢伊予久杜門荆榛三徑荒獨酌難成醉徙倚
徒徬徨憐爾守常性幽叢不改芳

遊山五題

題白蓮菴

長老琳公
舊隱之地

掩室昔宴居冥心遺萬化菑菑本無染紛華共高謝夜
禪杉月落晨齋庭鳥下棟間雲氣浮地面秋香詫演法
辭故棲幽蹤賁寒野蠟屐此同遊願結宗雷社

題憇賢亭

虛亭遲嘉客登臨日相繼松篁夏吹寒煙霞暮江霽高
興山光遠急影波聲細區區榮利途扁舟暫時憇

贈青林庵主

佛性深如海中邊見各異道在有無間語論皆兒戲幾
多名利僧妄習諸家氣貪嗔尚纏牽生滅何由離三世
古今佛豈離根本智捨此覓菩提誰證菩提位吾師識
自心有為皆委弃宴坐不知年了了忘言意

遊大峒山詩并序

予嘗恨遊觀山川皆前賢所稱圖籍所著者耳未能索幽訪異興音馬迹之外得古人所遺絕境一寓其目狀其名物與好事者傳之無窮也韶之境富於山水而佛刹占勝相望於野其名聲洽于四方者無幾因閑居里舍與上饒從事子元王君擷其遺槩得大峒焉始自州治水行七十里得月華山捨舟楫肩籃輦道樵徑又十五里乃至是山觀

其磅礴聳峭秀倚天際絕頂之上千里在目日浮
月沉雷驚虹斷隨方下睨晦明異壑則雖邱垤衆
山蚊虻聚落不足諭其高也相與拂幽石翳脩林
澗聲泠泠清入毛骨真可遺世而絕俗豈獨攄憂
賞異而已耶各為詩以誌之自漢武帝元鼎六年
庚午歲始平越為郡縣凡一千七十年至皇朝建
隆元年庚申歲始有僧建刹而居之又七十九年
始為什方院又二祀康定元年庚辰歲始有衣冠

遊者豈天作地藏有所待哉王君暨同游本郡布衣李訪月華山羅浮達二禪師咸書名于長老習

公方丈壁云

十里松檜風萬仞斗峭壁陽崖雷自奔陰壑雪猶積勢
爭衡霍雄地控楚越阨胡為千載間名未光圖籍物乃
因人彰聞人於在昔不逢巢許高箕山亦頑碧我今共
遊覽逍遙非俗格劇論窮古今玄談叩虛寂攀蘿躡孤
峯和雲坐幽石濯纓清泠泉留為不朽迹

留題龍潭

峭嶺盤遠郊，幽泉生石罅。
沮洳成深潭，神龍隱其下。
氣昏雲霧朝，光寒風雨夜。
絕境隣梵宮，餘波沃農稼。
秋態月色澄，晴蛟虹影射。
勢非蛟室卑，名將鳳池亞。
存身此蟠蟄，得時扶造化。
何當歲大旱，移湫救函夏。

送陳京廷評

曲江居嶺阨，楚越封塹間。
去聲異時置治官，歲入不盈萬。
將漕擇材能，招徠委成筭。
扇橐大野烘，鑿礦重崖斷。
閩

吳荆廣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鑄畢給未酬半三監
居江湄僦輦日充羨地官奏計最遂為天下冠嘗聞卜
大夫名聲傳史漢素履騁脩程逸足何由絆

酬黃都官舟次近垌見寄次韻

南州苦炎酷薄宦淹翹雋恬然賢者心五稔若一瞬歸
程江海遙永日風波進屢經溪壑險且樂帆檣順忽傳
郵驛音雅什渾金振披襟許見過握蘭欣入覲衡門久
索居黃陂渴餘潤觀止君子容玉光窺千仞高談盡今

古不獨期廉蔭相逢勿惜醉別去生蒙吝

和王子元過大庾嶺

秦皇戍五嶺茲為楚越隘尉陀去黃屋舟車通海外峭
巘倚雲漢推輪日傾害賢哉張令君鑄鑿濟行邁地失
千仞險途開九野泰安得時人心盡夷陰險闕

湖鄉檢旱回入南路夜宿江寺對望郭郭

高城鏢夕靄遠水浮秋空此時行役心展轉如飛蓬路
入淺沙斷堪慟車轍窮豈無舟楫利枉道非所從雖有

泉石趣暫到徒忽忽兒啼不入門敢辭身徇公夢歸身
未歸薄宦真池籠披衣復起坐驚鴻鳴西風

送林秀才南歸

紅塵倦客遊綵衣歸故山凜凜朔風勁攜手江之干江
聲萬雷震帆影孤鴻翻脩途南盡海冰雪淒人肝不但
川陸險所思在承顏親膳足甘滑家居富林泉懷安實
敗名無為樂邱園好爵縻英賢早奮冲天翰

松門守風

彭蠡古來險湯湯貫侯衛源長雲共浮望極天無際傳
聞五月交茲時一陰至颶風生海隅餘力千里曠萬竅
爭怒號驚濤得狂勢涌恐楚山拔聲疑夏鼎沸妖蜃吐
濃煙層臺誇壯麗奔雷鳴大車連鼓聲粗厲豈誠陰陽
爭長憂天地閉孤舟一葉輕飄如旉在綴所以泝汭人
未嘗貪既濟逆猶上坂九順比飛鴻翅直待浮雲收乾
坤廓然霽湖光百里平波色連天翠然後榜蘭橈以避
蛟龍害進退甘遲留克保無祗悔我願脩身者體此操

舟態動靜惟時幾畏慎存纖芥跬足雖平易盡心防曖
昧長如履險時終身不危殆

夏日江行

解組趨宸闕扁舟泛江練健鶻鴈齊鳴輕帆雲一片水
濶煙難收雨昏風易轉曲浦逗留多脩程夢魂倦舟子
怯風波終朝股交戰預憂雷電驚先喜虹蜺斷安知農
夫望只顧行人便愚儒有所思自愧心如面追惟亡異
才承恩得為縣盤錯非所長耕桑當勉勸十日愆一雨

災恐延農畔靡愛幣與牲群望走之徧山川未應誠兼
晨不敢飯需然得嘉澍荷天知免譴何以迅流間遽逐
庸夫變江淮民荐饑糟糠未充膳染盛苟無害豈將風
雨怨玉燭長均調寸進真君願

過大孤山

有形天地分設險山河壯孤山鎮南服我我楚之望中
立亡所倚屹然恠其狀石參入春空翠柱檣秋浪片時
起雪痕萬頃排霜仗噫氣專吸呼橫流以溟漲行人多

躁進那解明得喪不顧風濤險半就江魚葬挂席經其
旁往往乞靈貺遂因孤獨名塑立輕盈像綽約姑射姿
夢魂巫峽想如何方面祠終古承其妄五岳視三公降
殺不過兩不然為子男何以通祀享四氣均分風條融
各有掌避其吼怒勢亦可利攸往亭育天地心憑險恣
蕩漾正直鬼神德非名奚獨饗不使悔吝侵庶幾忠信
仗在人不在神勿為虛稽顙

觀釣

趨塵寒浦波桂子秋空月烟濕釣綸輕雨濺苔磯滑健
鯉吞香鉤錦文紅鱗鱗將為沸鼎遊勢窮猶煦沫櫓願
閑悵望江湖晴蕩漾奮鬣就其深族類能相忘胡為貪
一餌委身刀机上寄言洗耳翁逃名真可尚

讀車千秋傳

漢武好迂誕江充專險賊引對大臺宮君臣自相得世
亂讒人勝姦謀多造飾元良天下本掘蠱遭熒惑春坊
一動搖前星冷無色忍為扶蘇誅掘節儲君側屈隆亡

廟謀轉戰同昏蝕臣心無以明野死不容息千秋初奏
疏翩翩舉其直一言能寤主破怒成悽惻歸來及望思
層臺起東域徒步取卿相分茅非舊德因思壺關老先
此陳竒策嘉言若時用生歸當有益徙薪不蒙賞焦頭
為上客漢道用人輕取笑羞夷狄

送希昱上人永嘉覲親

閭闔西風高振錫吳門去三江碧浸天惟持一盃渡敗
葉梧桐秋雲中永嘉樹借問何言歸親齒桑榆暮再懷

生育仁聊為馨潔具聆師金石詞鄭重加欽慕陸梁原
上獸羣居先識母嗷嗷林中鳥斂翼受子哺云何蚩蚩
輩勝衣復能語口腹徒自豐骨肉如行路師本談空人
浮雲無去住未出輪回身歸心應有悟臨歧索贈言愧
乏雕章句願達採詩官當令不孝懼

山寺獨宿

柴車走縣封窮途秋耿耿急雨帶溪聲殘燈背牕影驅
馳下士身淒涼旅人景山寒夢不成愁多知夜永

詠史

王氏席世寵垂組馳朱輪五侯同日拜四塞黃霧昏妖
氣徒勃爵王各終身富貴若在天禍淫真謬云

寄韶石長老求栢栽

森然桃李陰當春皆手植更求青青枝要見歲寒色

寄鄧秀才求桃枝接頭

自慚閑索居豈貪顏色盛愛渠真不言可以通三徑

和王子元中秋會飲

混元鼓橐四氣平西商之氣爽且輕望舒按轡出東海
孤輪斲冰碾太清碧落坦夷輪不停銀河浩蕩波無聲
千家萬家調管絃唯恐遊氛翳至明秋深夜永景澄霽
老兔不死穴青冥世間榮謝易反掌得意難與良晨并
我謫閑官歸故里君承新渥來江城相逢並座叙離濶
把酒共見圓蟾生嫦娥耐閒不肯嫁破鑑再合光熒熒
白露乍零羣動息浮雲一開萬目傾但知吟噓罇前樂
勿問區區時世情高人洗耳讓天下下士終臂爭杯羹

賢愚相遠九牛毛寵辱去就何足驚
醉鄉無關好遊處
勞生萬慮徒營營

代贈

幽房寂寞時香散輕袿衣可憐夜永不成寐
苦恨春殘猶未歸
歸來一見伸脩眉
寶柱新聲逐調移
多少相思說不盡
淚滿玉壺祇自知

送溫陵莊君崇班赴長樂都尉

新命升鵷序
嚴辭浚都去
乘關吏傳歸
握戍兵符雲

濶逢鄉樹風和見海桴南枝羨君樂遣我憶尊鱸

武溪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卷二

宋 余靖 撰

律詩 七言

留題許國博申申堂

宴居瀟灑一齋寬，每到高談暮忍還。
境勝自容巢鷲託，時清誰顧卧龍閑。
橋前水石紛華外，窓下琴書寂寞間。
兼濟未成歸有地，羨君因此轉思山。

送凌七田知和州

粉署仙郎守一麾都門別岸柳依依定知春雨隨車至
且喜秋風破浪歸仁政便當聞虎渡治聲猶在隔牛磯

君前宰
蕪湖縣

儂今亦懇懷章請假道尚應鱸正肥

送任祕丞知長興縣

懿文通識氣飄飄二十年來困下僚吾道本將忠許國
世途休歎老登朝囊裝冷落堆青簡衙署幽深枕畫橋
預想吳人蒙美化海鷗桑雉共逍遙

迴鴈

暗隨春力起冥冥微物寧知造化情律變漸逢冰雪解
風和應助羽毛輕塞雲空濶歸猶遠魚網稀踈意尚驚
不學鷹鷂因肉飽背人颺去恣飛鳴

謹吟五十六字攀送仲求殿丞之任贛川竊惟
嚴君國博掛冠歸閑而仲求兄弟為鄰部守倅
其榮至矣誠欲賦述詞不逮意

一門三組序西雖又見雙旌並訓農三釜親庭交祿養
夾河子舍接鄰封酒闌風雪催行色吟際江山助筆鋒

金史四庫全書
卷二
我亦思親求郡紱東湖南浦好過從

和王子元同歸曲江有感

年少登科今白頭不才多病分歸休
深恩未報雲天施弱質易驚蒲柳秋
進退無機常蹭蹬窮通知命自夷猶
相逢莫問市朝事綠水青山是勝遊

齋中芍藥與千葉御米花對發招伯恭飲

嶺南卉木少珍奇且喜逢春具數枝
百祿大來惟酒美一年全盛是花時
芳心未吐蜂先到秀色如凝露暗滋

猶倚欄干忍虛過可能垂顧習家池

賀運使學士分散僎人

狂猺數載擾湘東多謝招降息戰攻千里山川還漢界
萬人戈甲卷秋風牛羊野放狼心伏鷹犬間眠兔穴空
不獨事寧論爵賞須知全活有陰功

聞樂駕部度嶺因寄

久接賢規見準繩還朝猶聽頌聲騰安民慮遠疆封靜

祐計司以僎寇酋豪三十餘人
在州境君拒而不留民乃安堵
富國材高帑藏增君二歲市

銅八百萬斤銀二十萬兩一歲鑄錢二千萬貫野老磨歌除橫斂三溪鹽場并草虛量子歲

出錢千緡以供侍臣交表薦殊能近聞侍從諸公累表薦導嶺頭若

著關官籍可察孤清節似冰國家於嶺道未著檢察過嶺之事制若行之則清污

分可

同黃宰遊寶林精舍書祐長老壁

浮生萬慮日營營同訪禪居耳目醒尋勝已窮烟靄外
談空應有鬼神聽松筠不變春長在風雨無時地本靈
便擬構庵來結社莫嫌頻此扣巖扃

思守顓上謝和叔見寄次韻

六載心閑類死灰
豈期朝獎念羸材
鳳啣君命從天降
鵲喜郵音度嶺來
恩重乍驚三米綬
使專仍詠一枝梅
切磋甫得依賢檢
疾惡剛腸愈不回

寄題宋職方翠樓

層樓幽趣稱登臨
望遠憑高豁素襟
棊酒等閑忘世慮
溪山最樂是家林
松聲帶雨千峰外
潭影涵虛落照深
此景為君珍賞甚
起予歸興欲抽簪

酬蕭閣副惠末利花栽

素艷南方獨出羣，只應瓊樹是前身。
自緣香極宜晨露，勿謂開遲怨晚春。
欄檻故將賓榻近，丹青重整畫圖新。
移根得地無華裔，從此飛觴不厭頻。

先賞牡丹寄提刑考功

花期何事早追陪，鶯未遷喬燕未來。
曲檻為逢春日暖，香苞先逐曉風開。
旋邀歌舞同儕樂，却歎光陰急景催。
可惜韶妍莫虛擲，餘芳留待使車回。

又和寄提刑太保

常記臨歧把酒盃芳心應得見歸來不從去日丁寧約
已向東風取次開清燕固難停燭待雕鞍須是著鞭催
欄邊殘艷猶堪賞莫使韶光過了回

和伯恭自造新茶

郡庭無事即仙家野圃栽成紫筍茶疎雨半晴回暖氣
輕雷初過得新芽烘褫精謹松齋靜採擷縈迂澗路斜
江水對煎萍鬢越甌新試雪交加一槍試焙春尤早

三盞搜腸句更嘉多謝彩牋貽雅贐想資詩筆思無涯
和王子元重陽日千善寺會飲

人生聚散苦難期且喜清遊酒滿卮秋徑却逢黃菊日
春風休惜落花時仙翁有識應須避楚客多悲亦強為
好景莫教容易過醉吟何必遶疎籬

謝祖太博見訪西園

初聞結驷訪幽齋拂曙呼僮掃綠苔方愧蓬蒿開徑晚
已驚騶馭過江來林間載酒情偏厚門外回舟事可咍

交態于今易離合感君敦舊重徘徊

荅祖太博借山居要術

經濟諒周當世務收藏敢祕老農書相逢莫羨山居好
歸去蓬山有直廬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賜戟街恩出斗城塞門迢遞草初青新提司馬臨戎節
舊應衣烏近極星叔子戌吳長緩帶單于歸漢已空庭
圯橋自得家傳策不問人間太白經

送劉學士知衡州

朱輻新命漢諸侯地扼荆湘占上游醺淥水聲侵古堞
祝融峯色入晴樓晝垂三組鄉粉過春擁雙旌獄寺遊
番直星垣歸緩步謫仙通籍著瀛州

送黃秘校南劔州司法

早年援筆氣飄飄尚屈區區補郡寮蒙掾去平三尺法
急賢期赴一封輶舟衝柳市吟春畫帆卷江風宿暮潮
及著萊衣過鄉梓循陔多美擷蘭荈

送蘇祠部通判洪州

天家頗網極詳延果見鴻風頌得賢
庭拜外官聊試治史分新策入編年
江淹賦筆雖傷別郭泰歸舟只恐仙
南國勿思終計最蓬邱番直卽和鈞

和胡學士館中庭樹

仙材封植九重深苒苒何年別故林
曉色半籠青瑣闥春光長在玉山岑
靜臨高閣飈清吹坐見羈禽息密陰
休羨井梧能待鳳凌霜堅守歲寒心

送楊學士益州路轉運

芝函新命直仙蓬
又見岷山叱馭忠
玉佩曉班辭日下
木牛秋粟轉褒中
花時井邑蠶叢富
徼外人家棧道通
奇技刺文頻詔約
此行應更變民風

思壽陽寓居高氏園亭

嘗借芳園石友家
幽棲無復羨紛華
敞扉氣爽雲生棟
卷箔香微露泣花
桂向淮山分月魄
桃從秦洞得仙葩
別來追想清閑境
悔褫方中走棧車

和遂卿張學士暑夕

危坐空齋暝色低，三金才伏火將西。
烟濛細草流螢度，月上疎林倦鵲棲。
荳蔻野裳交羽扇，桔槔隣圃響蔬畦。
中宵爽氣奪炎熱，却笑班姬謾慘悽。

送舒太博通判眉州

通守方忻再命新，東風疎雨拂行塵。
封疆遠入魚鳧國，歧路正逢蠡市春。
彭岫曉嵐迎畫隼，錦江晴綠照朱輪。
歸期不待更書至，舊有清名在搢紳。

送鄧秘丞知德安縣

里閭俊遊心久降越臺成政俗敦龐香爐山下重為縣
閭闔風高還度江且喜恩威長及物莫嫌功業未經邦
公齋更近淵明宅寄傲情應卧北窓

送張屯田通判益州

數載關中聞美名可憐隨調却西征天臺晚帳含香別
棧閣秋霖叱馭行杜曲尚逢樽酒樂回溪應望白雲生
相期勉力宣新政側耳民謠起少城

送蓋太博通判定州都部署奏請

墨詔慇懃擢俊賢精求毗佐四方翰封疆謹守盧奴塞
旌旆仍親上將壇衰草帶霜秋馬健黃雲遮日暮城寒
燕南趙北邊之要旅拒憑君一策安

哭王子野待制

赤墀趨步近相陪郎吏傳遠訃來方冀君心辨忠義

豈知天意奪賢材堪傷棣萼同時葬

聞與浙東兄同日襄事

空想

銘旌此日回謫宦無緣親漬酒江邊長慟獨徘徊

竊聞集賢侍郎政成公暇時出遊覽因念青社
境物之勝長句四韻奉寄觀文殿大學士戶部
侍郎定州路安撫使兼知定州龐籍上

政報公餘稱雅懷兩城烟樹盡樓臺波通龍口春嬉盛

今州廣固
通五龍口

雲入山門曉望開

劈頭山一
名大雲門

園館有詩書命

筆海邦無寇破蠻才當時不俟交符印恨失嵐亭展讌

疊

到塞後有懷青社詩今錄呈

初到營陵春始回
泱泱風物接梧臺
魚鹽利重通關盛
竽瑟聲和讌席開
天際膚雲連岱色
海中靈藥慕仙才
早知未許身閑去
悔捨堯山石澗來

並青荆遊
賞最勝處

靖啓伏蒙觀文相公以靖忝承善政特寄嘉篇

謹依嚴韻和酬

幸奉前規盡所懷
閑身吏隱裕春臺
山迴翠幌憑欄見

花旗紅房遶郭開

青州紅牡丹洛下有
名南城花園尤盛

愛樹細民思美

化績貂狐迹愧非才
南河舊事依然在
楔飲杯盤恥盡

疊

次韻奉和到塞下有懷青社之作

十二山河壯東夏黃扉當日建行臺封陞自此赭衣盡

黷校于今絳帳開

相公重興學校石刻存焉

負海遂成安堵俗濟川

元是代天才耆明雖樂歸閒趣睿睠巖廊後再來

和運使張學士惠詩

澄清數路擁輕軒列郡欽瞻已歷年談劇乍欣傾盖日
酒深因惜落花天偶迴風鑒憐孤拙能聚星文愧昔賢

明旦吏迎山驛去不須容易到樽前

九日賞池會上訓王職方

雅集高談思豁然齊山依約對疎烟江城泛菊逢佳節

禁苑聞韶憶去年

去歲九日適在闕下

久厭風波驚世路且同樽

酒醉涼天今來古往情何異弄水亭邊艤畫船

和董職方見賀誕子詩

天幸依仁守列藩佳篇為貺荷謙尊固慙曩鼎無勲閥
且喜桑弧有子孫豈比芳蘭庭下秀預知苦李道傍繁

日臨庶獄虞陰譴敢望高開納駟門

和董職方見示初到番禺詩

五方殊俗古難并千載猶存故越城

今子城及東有故壘俗號趙陀城

客聽潮雞迷早夜

三更潮上即雞鳴

人瞻颶母識陰晴

颶風欲至西黑

雲起謂之颶母

波濤洶湧天邊濶犀象欄徧徼外生太守不才

當遠寄惟憂南畝廢農耕

題庾嶺三亭詩

叱馭樓

山巔層構與雲平
賢者新題叱馭名
為要澄清歸治道
不辭艱險表忠誠
南枝初見梅林秀
九折遙思劒棧橫
若使當時嫌遠宦
海隅何得有歡聲

來鴈亭

南方舊說無燕鴈
歲序嚴凝亦暫來
天外每隨寒雨過
春前先逐暖風回
人稀弋射增休避
嶺南射生者少
俗厭魚餐網莫猜
况是弟兄封境接
登臨因此幾徘徊

通越亭

行盡章江庾水濱
南踰梅館陟嶙峋
城中紹祚千年聖
海外占風九譯人
嶠嶺古來稱絕徼
梯山從此識通津

蔡學士弟兄新
砌嶺路相接

輿琛輦賁無虛歲
徒說周朝白雉馴

靜臺

江城吏隱敞朱扉
旋築高臺望翠微
景對雲山詩筆健
政移風俗訟筭稀
那將塵慮干方寸
但覺仙蹤在四圍
花木陰森魚鳥樂
暫來猶擬便忘機

顓石

萬堆頑碧聳嵯峨
壅遏江流氣勢驕
鐵馬陣橫秋戰苦
水犀軍亂夜聲囂
呂梁謾記莊篇嶮
灝灝休誇蜀道遙
怒激波聲猶可避
中傷榮路不相饒

落花

小園斜日照殘芳
千里傷春意未忘
金谷已空新步障
馬嵬徒見舊香囊
鴛來似結啼鸞怨
蝶散應知夢雨狂
清賞又成經歲別
却歌團扇寄迴腸

遊應聖宮

驅羸遠出巖闔雲構祠宮絕世塵伴鶴不知龜甲子
斲山多見藥君臣雨昏仙穴丹砂井雲映樓居玉洞人
只待策勲書竹帛抽簪來此卜比隣

西山

萬壑千巖鬪物華櫛筇閑訪道生涯一壇星斗修真館
數里雲烟斲藥家魚戲竹溪寒影碎路穿松塢翠陰斜
桃源自有神仙宅未信明河八月槎

和錢學士見謝新栽竹

碧池深院斲莓苔鼓吹山前共得來高節最宜和雪看
虛心莫把夾桃栽膚清似玉休移石骨瘦成龍不待雷
若使菁莪逢此地也應同喜育良材

賀孫抗員外春晝端居

萬事皆從適意休何須快馬騁長楸高人鼓吹鳴蛙地
當世神仙笑臂樓燕到捲簾如舊分花開逢雨最閑愁
僧來更學嘗茶訣白乳槍旗帶露收

許申工部招九華許亮山人因有和贈

聞說方平鎮往來碧衣曾見立徘徊中真久待茅君會
密信頻教鶴使催玉斧祖風應共繼瓊酥賓譙更誰陪
南岳夫人傳云夫人觴王子喬瓊酥醑酒西山五色從茲得脫略浮名薄似
埃

謝孫抗員外惠酒

白衣遠遠到江樓報道携壺助勝遊醉眼便堪終日富
離腸先破一春愁梅梢背嶺開猶晚雪片當風舞未休
此景滿觴方得意不須千釀敵封侯

馬當呼鷗不至偶成呈同行諸官

昔年曾泛馬當灣
團飯喚鷗篙楫間
今日江頭飛不下
應知人世足機關

冬月茹青臺子有感

雪霜不到海山隅
隨分園蔬助飯餽
萬物無情乘暖長
秦皇何事枉坑儒

謝伯恭重陽惠酒

早霜新菊謾葳蕤
冠過人家空酒卮

俗重老酒去冬盜入州境居人奔避

今歲絕
無舊醞

多謝使君憐病廢
免教寂寞倚東籬

再簡伯恭

十載京華九日期
帝家園苑醉金卮
今朝郭外尋僧話
坐聽寒泉遶竹籬

謝送篆文屏風因次來韻

一局聊將萬境祛
非同得兔守枯株
北窓枕畔添奇物
却想淵明舊日無

答伯恭招棊

雖知坐隱妙通仙國手那能得萬全對面機關難測度
臨危一著謾爭先

端午日事

江上何人弔屈平但聞風俗彩舟輕空齋無事同兒戲
學繫朱絲辟五兵

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

龍舟爭快楚江濱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酊
古今嫌見獨醒人

謝邕倅王寺丞惠韓柳碑文

南方異產足珠珍
薏以興讒不忍聞
一見知君清白節
篋中唯貯色絲文

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
各被方色非時不見
若士大夫將遊是山
則先日羣翔寺僧以是為候
某庚辰歲謫官來遊
將至之夕茲雀亦集
感之成詠云

五方純色儼衣冠

尤可愛者朱藍正色若朝服焉

應是山靈寄羽翰多

謝相逢殊俗眼謫官猶作貴人看

寄襲長老

三徑荆榛盡力開千株桃李手新栽
慙慙莫恠尋嘉樹又喜春風過嶺來

曲江津亭謁華嚴長老見所賜御書因成二韻
數年不侍玉爐傍夢斷千山隔帝鄉
今日見師堪下淚御書開卷帶天香

重遊英州碧落峒

幽景前賢恨到難泉聲清淺出巖間區區宦路重來此

往歲征蠻
廣州罷任
塵世難逢特地閑

感舊

醉吟曾共倚江樓穠艷清香萬柄秋
蕩子再歸時已暮
暮鴻驚散水悠悠

送靈谷山人

工相

萬樹秋風一路蟬渡頭重艤木蘭船
自慙蹙頞非奇骨
擬問清朝躍馬年

武溪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武夷集卷三

宋 余靖 撰

序

宮師陳相公留題羅浮山詩序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二
羅浮籍在洞天之上而岫穴北通金壇蓋蓬萊之一洲
神仙之聚窟豈獨榮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已彼嵩少
終南中條太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吟詠者日爭咀嚙含

嗽以買名聲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載自非安恬愉
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摛為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
相君嘗於咸平中領郡來此帥其屬而遊焉稚川煉藥
之區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詠共成四章觀夫大君子
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迹不羞於窘遭時而調元不謂之
泰所以托言寄意安於適而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脫屣
豈不素樂於閑曠哉博羅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
高惜其粉字塵蠹恐湮沒而不紀遂買石而移之以永

其傳其躡屐來遊會其鑿刻因書歲月于石

孫工部詩集序

詩之源其遠矣哉唐虞之際君臣相得明良賡載書于
帝典及周之興也姜嫄后稷配天之基公劉亶父艱難
之業任姒思齊之化文武太平之功莫不發為聲詩薦
于郊廟被于絃歌協于鍾石者矣周召沒而王迹衰幽
厲作而風雅變然亦褒善刺過與政相通蓋所以接神
明察風俗道和暢洩憤怒不獨諷詠而已迨夫五言之

興時更漢魏而作者衆矣大抵哀樂之所感情性之所
發雖丹素相攻華實異好其有樂高古縱步驟局聲病
拘偶儷為體不同同歸比興前哲論之詳矣某屏居嶺
服北來交問殆絕和叔繼以三編見寄自華原通守至
廬陵典城七八年間凡得千首觀其勵精篇翰託情諷
諭目之所經迹之所接一事一物亡虛聞覽其間藩輔
大臣之美績道義良朋之榮問泉石四時之嘉景關河
四方之行役有美必宣無憤不寫雖語存聲律而意深

作用固當遠敵曹劉高揖顏謝兼沈宋之新律跨李杜
之老詞其他靡曼之作不足方也且其取譬引類發於
曾臆不從經史之所牽不為文字之所局如良工飭材
手習規矩但見方圓成器不覩斧斤之迹於詩其深矣
乎世謂詩人必經窮愁乃能挾造化之幽蘊寫悽辛之
景象蓋以其孤憤鬱結觸懷成感其言必精於理必詣
也和叔自關中用兵時即佐華原預聞邊事以材召入
御史府屬莫徭作梗於湖湘奉詔安集遇讒失職守景

陵再謫倅漢陰數年徙沔上軍壁乃得剖符廬陵其縣
歷周旋萬里間邊風塞草隴雲江月淒切羈孤無不經
涉其為窮亦久矣今天子憂懃求治四海無波羗戎伏
順祥應臻集既已修孝治祀明堂矣方將升中岱宗告
成天地而寤寐英傑討論儀矩和叔當於此時扈從法
駕褒贊帝功紀朱草赤鴈之瑞賦我將時邁之什歌於
園壇薦於太室與吉甫清風之頌相照千古乃詩之用
也豈獨窮愁稱工而已哉

朝賢贈行詩摠序

古之賢士大夫尚冲退而輕進取者無他焉蓋所以敦
止足遠奔競激貪冒勵風俗也隴西李氏奕世清德某
守廬陵日今致政駕部嘗以詩序一編見寄乃朝賢贈
行之為也首則先正尚書以蓬邱佐著辭榮就養次則
令元貳卿以霜臺獨坐避權請郡末則傳政駕曹以春
宮屬僚解組歸休皆未及引年之典而掛冠勇退故三
朝風德二府名臣臺閣清賢搢紳偉望率用揄揚高趣

謠詠素風或詩或序共美行色又其豫章所居構閣東
湖之渚不雜囂滓有雲泉之致不出戶庭雜魚鳥之樂
朝廷文雅之士聞其風而慕之咸寄英詞刻在翠琰欲
俾摠序錄之以為子孫之藏適會某負謗去官不克從
命越十稔矣今茲駕部文洎令子比部司門二君悉以
書見貽復叙前意且司門之書曰大門世父詩序各在
一石今欲合而傳之且予兄弟執先妣之喪已終矣兄
當僂俛還臺定乞便官奉養旦夕侍立未嘗不議及此

况老父十年之意不為不勤矣吾友之丈不可靳也某
伏自惟念當世儒宗故司空李公昉故翰林宋公白故
宮保晁公迥皆有詩故翰林楊公億前相國晏公殊皆
有序於李氏世德非不光矣豈假鄙拙乃益其重耶幸
而獲交其父子間今勤如是雖久廢筆硯敢怠於詞哉
於戲求之舊史累代華顯傳龜襲紫者多矣至於習守
退靜脫去榮利並踵其高者尤難其人可尚矣哉故直
書而序之凡序五首記一首詩一百三十二首列之于

石傳無窮焉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今天子皇祐紀元之四年廣源州蠻人寇嶺南燔毀一十二郡殺三郡守驅掠吏民還據邕州王師數萬討之明年大敗蠻衆留屯萬人于邊凡民之供役運糧餉完城壘未得休息又明年改元至和詔以田曹副郎蘓君夢得充廣南西路轉運使轉運職緩於期會則軍用或窘急於聚歛則民力益困必須周才通人乃稱其任初

政府以資叙進擬數人上懲其苛細並却之及見夢得
姓名遽可其奏夢得正直自守上知其名故自陝右越
錄見徙乃知吾君之愛撫遠民不獨專於利權也前相
國太師杜公弼諧元老叙朝廷任賢恤遠之意著於篇
詠賓客王公當世宿儒龍圖包公在朝清德殿丞王君
後來文傑並轡其作以寵斯行其年十二月君下車出
諸公新什為示故直叙所聞以刊于石

魯太博臨川十二詩序

古今言詩者二雅而降騷人之作號為雄傑僕常患靈均負才矜已一不得用於時則憂愁恚慙不能自裕其意取譏通人才雖美而趣不足尚久欲著於言議而莫由也今茲得罪去朝守土濱江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拏舟見顧間日共言臨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詩以露其奇其詩皆諷詠前賢遺懿當代絕境未嘗一言及於身世陶然有飛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時之用捨累其心真吾所尚哉遂題其篇

朝賢送寶珪詩序

僧徒裾襪日撤公卿之門不可勝數其宴見而款談者
固少矣來以誠接去以言贈又加鮮焉名高方外無忝
延譽僅有存耳湘衡之郊梵侶尤盛遊方而歸主盟禪
席得之嶽麓珪師焉昔遊雲水名動京師息以南還逾
十稔矣一日出諸公送行詩一軸率今之名賢因其言
旋繼成雅詠師皆摸其墨跡勒之翠琰鸞鵲交翥金石
流潤前所謂去以言贈無忝延譽者也窺玩數四不能

去手師乃跼請進序所得遂書之篇首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邱京氏費高諸家之學
列于庠序而傳異詞師異說往往入于五行讖緯之術
故其學中絕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于隋唐之際大
有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
獨為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說相高自成
一家之言考之卦繇爻象彖繫之微有所不通矣今廣

平宋君貫之補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而擿去異端志
在通王氏之說合聖人之經字有未安意有未貫必引
而伸之用明文王周公之旨初著易明數十篇後得唐
郭京舉正之說意與已合遂採郭氏舉正與易明相參
綴于經注之下辯墜簡之所缺啓後人之未悟朱墨發
端繁然可覩其自叙詳矣於戲古之儒者以明經為本
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進自儒林文苑派分已來搢紳
之士視經猶蘧廬耳貫之學必稽古言皆貫道以詞章

取科第以通博副名實皇祐五年歲在荒落補注既成
聞于旒宸俄頒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蠻事平息因談
經義遂得奏御副本為示廼周而研之嘗觀劉氏鉤隱
圖言宓犧氏因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言天五地
五大衍之用謂其深於數者及觀貫之之釋以謂宓犧
稽象於天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畫卦
奚獨取於龍馬之圖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其
於尼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戾而有所明焉固可秘之

藏室流之學宮寧止是正文字而已哉歎其言近旨遠
故題而序之

宋太博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歲在實沉廣平貫之以奉常博士移
刺瓊管遂繇曲江因出文藁四編示其一曰劔池編次
曰龜城集次曰尤川雜撰次曰永平錄皆一官所成之
集也且曰劔池永平二集今待制宗人子京暨大理丞
王君子元各為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尤川一篇累吾執

某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登桂科十八年矣宦途蹉跎連蹇江嶺之間雖復滕口費詞揄揚褒歎不為當時所信奚益其重輕哉辭不得免乃言之曰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民政疚懷或因簿領之煩或耽燕私之樂迴顧筆硯如長物耳其能業官之暇孜孜文

史以究當世利害著之篇牘豈非懷文抱質未盡其用
精力有餘不忘於學者乎嗚呼道之難行也久矣今觀
貫之始以鐵錢一議忤於守臣而儉人協心卒成讒毀
可慎也已太史公曰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於道故述
往事思來者論書策以舒憤垂空文以自見豈非此耶
貫之行爲時所推存乎子京之序至於自致遠大發其
素蘊繫乎逢辰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宋職方憂餘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為範言之後世以為稽詞章之作寄謀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莅政退公之暇朋遊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於文故於著撰為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龍圖趙君祐之搢紳間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並為君之集序其言文之體要道之用捨極矣皇祐四年以溪獠干紀侵軼郡縣某自喪次中起為桂林守兼總師政貫之自曲江守移倅廣西漕軍明年蠻事平息得還郡治劇

談之次貫之復出居艱所著文集命曰憂餘索序於某
讀玩數四惟增感歎嗚呼古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不欲餘事亂哀思也某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
其哀違墳墓去几筵驅馳壇場萬里之外貫之喪中所
著則改葬議及齋文清詞而已後世之楷豈不高哉故
泣而叙之云耳

海潮圖序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

或云海鰲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

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
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
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
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
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絕此固不知潮之准也夫朔望
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
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

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矣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

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

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

通州海門縣

月加卯而潮

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日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

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

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

期之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

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

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

廣州望船之處

月加

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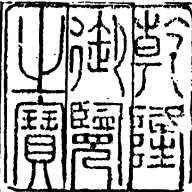
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以後為夜潮月
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
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以後為晝潮
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文以齊
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
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

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廼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
其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
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雖嘗辱襍
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逾嶺惠然見顧其
色溫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
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仕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
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為美談今之
士大夫能為人軒輊者豈少哉廼肯開關千里訪我陋

卷益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媿耳及其告歸以詩為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祇炊黍
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
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烟波



武溪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溪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舉人臣章玉輅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卷四

宋 余靖 撰

論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焉遷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粵自邃古聖人

迭興真淳乍散制度未備尊廬赫胥以前未有氏姓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乘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觀興廢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帝堯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為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

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項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僻王嗜音酣酒者有之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愎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羣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側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捨誠勸而就質略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為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周為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革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聲教同文
軌納蒸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其謚
所以叙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羣廟之上親雖盡
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之重熙
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惑
神仙之談則少翁樂大之寵崇而吏煩於祠祀矣悅韓
嫣之佞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譖而

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絕矣舉其大槩何昏如之至于
即世之日羣臣加謚曾不為靈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為
世宗虧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
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遽抵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
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
物然後始謂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
措不用宣王中興姬道再盛廟在迭毀亦無異號暨乎
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繼嬰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

孝文崇仁義省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囹圄空虛寓內
太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
民不加惡謚固亦幸矣尊之為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
孝武雄才遠略高出百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
郡匈奴徙庭甌越請吏脩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漢
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
已黷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
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儻可勝道哉末年下

哀痛之詔進筦榷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
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
廟弗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
別至于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
便利使之然也所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
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

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穆公
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勲矣百里奚亡
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
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來
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
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
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
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

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
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
孝公增脩穆公之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
之衛鞅以孽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
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用先軌范雎蔡澤離䟽釋蹻而
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
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復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
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之

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為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毒痛齊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愚嘗以為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據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驚有起剪括驚握其兵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強李斯始以儒學

西游於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遇也海內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廬井之廢土待我乎闢父子薄糧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戾古始拔本塞源燔棄詩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

心築宮彌山川勒銘徧海內戮誹謗禁偶語刑繁令淫
國紀隳矣紀綱既隳四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
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
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
邊徼廢弦誦之大業習鼓旂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
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邱之變趙高以褻近之資
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視天
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

以治道可致太平若刻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錄而拔胡亥小人在位兵徭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填驪山比屋罄罄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三川卒被高譖黃犬之歎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
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
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泄之使
其橫流不已瀰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
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
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賞
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呂后殺三趙王
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亡窮之法定君臣

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疵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
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
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疆率爾之辯尊王諸
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
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體不近下一有昇浞
之材則漢之社稷幾為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
其橫流不已乎厥後魏其侯以竇后兄子武安侯以王
后異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相孝武最稱英明

而田蚡為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此蓋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內積憤懣而宣於言也衛青
霍去病雖以軍功取大位然亦因椒房之重孝昭之時
上官桀父子霍媼之謀幾傾漢室皆帷廬之親也許史
丁傳之家印纍纍綬若若分茅土握符節秉鈞軸乘朱
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瀰漫於景武宣元之際
乎漢之鼎盛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間而持之耳及孝
成之在位也趙氏姊弟專寵賊害皇子王氏五將世權

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姦險以
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絕張禹師丹之輩諂諛
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之以令天下使漢
祚中缺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乎
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
生賞謀臣酬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為胙土錫壤不侈其

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冑嗣因謂高祖創漢基刻秦制
封宗子王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
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趙醢後世史
學罔不推論咸曰高帝之封也地廣力強所以速叛光
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於是謂高帝之策為非
而光武之謀為得愚雖不敏嘗謂不然何則賞元勲誅
大憝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
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蠶

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為敵當此之時叛王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陔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於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况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隣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強邑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翦除凶醜以

順制逆以仁抑亂因思漢之民成復漢之業先帝馭臣
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沿革於是限
其土守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勲杜震主之權
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亦可制之
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為大順次之
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高帝之
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于千古不獨紀歲月辦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闕畧而後世該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何也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

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
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德累仁興
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辛以
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
異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
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
奔漢鳴鳳凰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
尼筆削春秋書日蝕星隕地震山墮螽生鵲飛之變者

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修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崔舞晉庭龍見海水不由德至斥而弗書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論恠譎其啟國也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棄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為愈乎今之郡

縣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瑞累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
德施於民效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
於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恠惑天下之耳目
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疇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
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似陽春怒如雷霆予
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行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唐制度最為近古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修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陞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疇建議秉鈞之臣訐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敘矣累代著作之局不復刊修矣疇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之對

聖人雖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已錄矣實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

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
史臣于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
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註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庭
南史氏得以執簡于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
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聲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
孰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為己之筆削夫是則史
官失職莫甚如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
如局鑰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鈞之平也何則有

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弼亮之位緝熙庶績
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之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
宋擊軌轂而自序策畧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
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貞觀中所論政
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照然可覩者史
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疇雖知註記之詳未知先王立
史之義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
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論止及三王之世是
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而述也
至于堯舜而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
意遠乎而漢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
同堯與商同高辛氏乃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
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于帝王之道有所昧焉
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歷歲准

攝提古之為君因民而治故唐虞以上無變易逮夏后
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醜矣必示
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
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
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
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
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寢弊欲示民
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已故有服色之變

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
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
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君之出令象
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於斯備
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
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
不可以垂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且
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歷數

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歷而符夏正也又烏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昌覲建子之言乎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數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者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

則政有偏矣夫有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正者又何行於帝王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祐孔穎達之徒復引為證貽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啟後學之鈴

鍵也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
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
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
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
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廟

桃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嚳蓋姓氏
所出是為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
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
鄭謂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
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丘而祀上帝於南
郊唯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亦為星象昊天亦謂北辰
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謬深
用軫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

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為園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為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按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

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旒案設
皇邸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
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
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
而反違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
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
法即云祀感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
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箋商頌

又稱郊為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盾孰為辨之哉

武溪集卷四